



· 人生三昧 ·

系列

歲月的隱秘

謝春池

福建人民出版社

SUI YUE DE YIN MI

编者的话

大千世界，万般人生。自古以来，无数的睿者哲人都苦苦思索和寻找人生的内蕴与真谛，他们留下了许多精辟的思想和见解。但由于把握世界的角度各异，人生的感受和经验不同，几乎每个时代的每个人对人生的真谛都不能达到本质和真实的把握，于是，面对人生的串串难解之谜，产生了种种难以言喻的困惑。

每个珍视生命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存在是独特的、无可重复的，每个真诚地面对生活的人都在通过不同的途径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这套“人生三昧”系列书，集纳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有心人对人生的感受、思索、体验和理解，我们不敢企望这套书能够给读者解除人生困惑以立竿见影的现成答案，我们只是祈愿你们——亲爱的读者，在同作者一道品味人生酸甜苦辣的同时，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去填充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因为那神秘的思想的

音符原本就驻留在你们心的深处。

呱呱坠地的第一声哭，便是为人生之旅壮行的歌，从此我们便不再回头。我们不断地跨过人生的一个又一个门槛，我们的生命在不同季节开放着不同色彩、不同力度的花。无论是含笑还是含泪的日子，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都荡漾着真诚追求的梦，都留下我们深浅不一的人生履痕。

本系列已出三辑。第一辑是“老中青辑”，三位作者以各自深浅不一的人生阅历，思考生命、审视人生、品味青春，引人深思。第二辑是“女性专辑”，三位女作家以她们的细腻、慧智和真诚，谈人生、道命运、诉心曲，清新流畅，潇洒恣肆，为我们展示了另一半世界的别一番情怀。这一辑是“知青专辑”，作者大多与共和国同龄，几乎经历了共和国历史上所有最激动人心、最惊心动魄和最不堪回首的历史事件。他们在走过数十年的坎坷之旅后，仍然对人生有积极的追求，对命运有无悔的追忆。他们的人生感受，丰富而又独特，弥足珍贵。

人生永远！生命不朽！青春万岁！

自画像（代序）

无数个问号编织成一幅隐秘的岁月之画高挂在我的面前，逼着我去解答，我终于一次又一次懂得自己，终于能够潇洒地作一张速写式的自画像。

1951年农历正月十八日凌晨，我在厦门的这一幢老屋降生，父亲为我取了一个富有唐风宋韵的名字，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的典故，极完美地融入我的姓名。这个湿漉漉的名字没能使我成为一个不需要水的男人，反而让生命的年轮时常陷入干涸的季节。

没有魁梧的身影映在溶溶的阳光里，没有壮实的身躯屹立在地平线上，只有一对浓黑的剑眉和一双深亮的眼睛让风采飞扬。一个绝对平凡的男子，因而不可能给天地予奇异的辉煌。

四十年的人生道路，习惯了顶着风雨，向

前走去。经历了许多人经历过的，经历了许多人未经历过的。喜欢男人，也喜欢女人，因为世界只由这两个性别组成。阳刚令我十分推崇，温柔叫我非常陶醉，这样的结合是最理想的人生。

过于突出的个性给自己带来难得的赞赏，也招致从未间断的贬斥和非议；时而起狂，经常直言不讳，几处得罪却极少幡悔，他者的人格和利益却是万万不可损害的。以正直和真诚和热忱处世，偶尔也有过虚伪与冷漠与狡黠，肝胆相照之男女何止三五，指戳脊背之老少也绝非一二。

迄今按世人的眼光看，我几乎一无所有：没有文凭，没有职称，没有官位，没有高薪，没有好房。一切身外之物自有其美妙之处，我不会拒绝却绝不强求、追逐。我不想因了文凭因了职称因了官位因了高薪因了好房使自己更烦更累。因此还深悟到没有这一切的好处就是少了许多负担和累赘。当然，没有这一切似乎也可以成为一种本钱，一种自命清高和超脱的本钱，但，任何一种炫耀都是浅薄庸俗的表现。

从前把文学当成生命，却差一点把生命毁掉，而今让生命离开文学回到自己身上，文学却成了我的职业，也只好把时光倾泻在文学的轨道上，是无可奈何的一生。然而，生命则随时想逃离光影的喧嚣，投到山和海的怀抱里。

本是大自然之子，终归要回到大自然的。

依然看重爱情，在这个开放的年代里，爱情尤其珍贵，她能使我们每一个现代人更具有人本身熠熠生辉的原素。我一次又一次地认识了爱情之后，也一次又一次地认识了自己，于是，就笑就哭，就写诗，就好好地生活。

文学极为重要，爱人也极为重要；朋友极为重要，哲学也极为重要。但是，在哲学的曲径我漫步了二十多年，却没能获得博大精深的思想，倒是拖着病体进入气功态后有了许多极为平常又极为深邃极为难得的顿悟。

于是，想把气功的某些境界：松静、自然、澹泊，化入日常的生活。那样，即使无以涅槃，也能还原于自我的本性。隐秘的岁月也不再有人探寻的隐秘了。

我就这么伏在厦门家中的斗室里第一次为自己画像，倘若这是一张不为人们所喜欢的自

画像，我也不会遗憾。

初夏的早晨已经来临，阳光洒在窗台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又开始热闹了……

1991.3.2.夜·羊年第一声春雷

1991.5.27·厦门故乡小屋



目 录

〔 1 〕	自画像（代序）
〔 1 〕	我不后悔
〔 8 〕	别离
〔 13 〕	土地断想三则
〔 19 〕	淳朴乡亲
〔 26 〕	人在田园
〔 33 〕	串联，另一种乐趣
〔 37 〕	男子汉的哭声
〔 42 〕	属于知青的歌
〔 49 〕	外婆，别走
〔 54 〕	母亲，永不放心
〔 59 〕	感谢父亲
〔 66 〕	儿子，儿子
〔 70 〕	给妻：选择九月

[75]	人病
[82]	被人不信任的情绪流
[86]	名片
[90]	途中
[96]	二十年后相逢
[101]	40岁生日
[106]	旧笺今录
[114]	家
[119]	聚会
[127]	不逝的情结（代跋）

我不后悔

一晃，再一个回首，自己竟然在人生的旅途上跋涉了四十个春秋。

似乎已是一个中年男人。

然而，似乎整个社会虽不再把我们这一代人当作青年，却也还未把我们真正当作中年。喜否？悲乎？

喜悲参半。

该算是半个人生了。自觉爬过许多座山，越过许多道水，走过许多条路。不可避免地从前有过一些后悔，现在也有过某种后悔，今后将还会有后悔出现，不过，对二十多年前的那个选择，我不后悔。从前不后悔，现在不后悔，今后也不会后悔——绝不后悔！

那个时候，我们多么年轻，被誉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自以为信念坚定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可是，当红卫兵袖章火一样的霞光

倏然消逝，我们从狂热的风云里掉到现实的地面上，立即陷入从未有过的迷惘，出路在何方？我们依然幼稚得好像刚冒出地面的小草，只懂得向天空望去。只有意识到我们将被命运无情地摆弄，才真正冷静下来。

我永远记住1968年12月21日那决定我们这一代人的生路道路的那个不寻常的一夜。

今天，年轻的朋友，会对某一夜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表示理解，却会为某一夜就把整整一代人的命运雄断而困惑。

那一夜，我们班的男同学在后来成为中国最早的特区之一的厦门湖里的某个村子里的一幢旧屋内，通宵闹嚷嚷的，彻夜地说着什么。另一幢住着女同学的旧屋里，据说还传出哭泣声。面对这样一个过于突然的讯息，我的整个心也乱糟糟的，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傍晚，广播喇叭里传出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还在我耳畔轰鸣，辗转反侧，几近黎明才稍稍入眠，而天一亮又蓦地醒过来。我们厦门四中初二整个年段八个班四百多人来这里劳动锻炼已经快十天了，就在这个早晨，整个

乱了套，不少人跑回市区家里，逃亡似的。我们班管得严，没人走，但，显然是松松垮垮的，到水库工地干活时，没精打采，不一会儿不少人溜号。连续几天，几百人吃不正常，睡不正常，干活不正常，冥冥中谁都明白自己命运的不可抗拒。后来，当我读到插队时结识的诗友陈志铭的那首《金色的大路》时，我十分惊讶和钦佩。那首诗的题记写着：“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传来时，我正在厦门前沿塔头村参加劳动。兴奋得一夜没睡。次晨，我在村旁漫步。”诗中写着：“磨盘大的红日，在紫色和橙色的云彩上升浮，我——明天的农民，在村旁漫步。”我那时虽然不会怀疑这种美好情绪的真实性，但，着实不能理解，在人生的急拐弯时会这般轻松悠然。当然，执行最高指示是不折不扣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虚岁18的我，内心充满着英雄主义思想，很有些大江东去的磅礴情怀，绝不落于潮头之下，而是誓言铮铮地抢着走在先行之列。可是，我奇怪我似乎没有先前的那股锐气，看着同学们一批又一批地贴出红色决心书，自己却踌躇犹豫。轰轰

烈烈的校园在我眼中似乎混乱一片，况且，还有两件事使我忧心忡忡。一是由于派别，我和一些同学正被非难，一个与我极为要好的初三男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来平反了）。一是由于天津的那位女孩，那是我真正的初恋。1966年冬天大串联时在北京我认识了她，一年多倾诉衷情书信频频，突然她好几个月没音讯，又突然某天从呼伦贝尔草原新星生产队给我寄来一封把“友”改为“同志”的信，我的情绪自然前所未有的糟，我第一回品尝到人生的酸涩之果。那些日子，我有时在小屋里沉思默想，有时在海边踽踽独行，我仿佛一下子成了大人，不再是一个少年。

从1969年2月初起，厦门知青开始奔赴闽西山区的上杭、永定、武平三县插队落户，一批，又一批。我开始惶惶不安，下决心从踌躇犹豫中摆脱出来。

我决心要走。最初，我想到内蒙古去找她，不管路途多遥远，能和她在一起就好。不知怎的，我又隐隐觉得她是和一帮子人去的，也许还有一个同行的男孩子。这念头就一闪即逝了。究竟是我选择闽西？还是闽西选择我？

总之，命定我是属于闽西了。

当我报名之后，就不再动摇了，开始极为虔诚地坚信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而且，我也必须重新树立信念，鼓起勇气，才能够迎接新的生活。预料之内，家里也闹开了，最疼爱我的外婆噙着泪劝我，母亲和父亲绝不同意，因为家中只有我一个儿子，他们有理由让我留在他们的身边。一次又一次数不清多少次的谈话，有如车轮大战，欲把我击垮而服从他们的意志，我毫不妥协，毫不让步。甚至连家庭以外的人也来说服我，众人一个词：“去那地方，是没有前途的。”我慷慨激昂地反驳：“前途？变修了，国家没前途，个人还有什么前途。”这话也是用黑体字印在报纸上的，谁也不敢说不对。我继而又说：“你们不是也很听毛主席的话吗？这一回，怎么就不支持我啊！”谁也不吭气了。家里乱哄哄的，没有一个好脸色相看的，吃不正常，睡不正常，做事情谈话都不正常。不过，父母若真不同意，我要走也是极狼狈的，无论如何得说通他们。3月的一个深夜，我和与我一人一头睡在一个床上的父亲躺

在被窝里，静悄悄的夜，漫濡两颗并不合拍的心，我再一次开口。当我灵感一动说，我想当作家，想去闽西写一本闽西的长篇小说时，父亲久久的无语了，黑暗中，我听到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意味着他同意了，我暗暗地高兴着，这一夜睡得极甜极实。二十多年过去，想当作家的心愿实现了，但，那一部长篇小说却迄今未能写成，父亲恐怕也忘了我那个夜晚的许愿。后来几个月，直至年底，当上山下乡运动迅猛如大潮一样把近三万名知识青年和一些没固定职业的人甚至一些所谓在城里吃闲饭的家庭从厦门卷到闽西，我的外婆和父母也略略宽心。

大势所趋啊！

但，他们始终耿耿于怀，因为有“漏网之鱼”，一些独生子女或和我一样家中只有一个男孩者，都没有去插队落户。

然而，我不后悔！

二十多年过去，从不后悔，那是我来到世上一次最大的自我选择，且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气概。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某些失误或过错后悔，却不必为自己选择的人生后悔。我从

前这样，现在这样，今后依然这样。

我不后悔！这成了我人生的一个座右铭，即使眼下我已不再年轻，时常被抛在潮流之外，我也不后悔！

我不后悔，不过，却有一个深深的内疚永远刻在心上。我离去后，外婆朝思暮想她最心疼的外孙儿，时常暗中落泪，自然伤了身子。1970年夏天，外婆逝世，享年80岁，她是还可以多活几年的，都因了我过份的执拗啊！



别 离

中国人自古以来仿佛就比西方人更悲切于别离，那些极为动人的离别诗赋就是例证，且还有孔子的“父母在，不远游”之说。别离父母其实就是别离家，自然更依依不舍。

这样的情绪对我而言，本不会太强烈，何况，从小所受的教育没可能滋生太多的儿女情长。

于是，觉得足可以挥手从兹去，潇洒欢愉地奔赴闽西。

到了该走的时刻，我的自信似乎没有想象的那样强。我嚅嗫半天才说：不远嘛，才几百里路，我会回来看你们的。说着，还微笑着，只是笑得有些勉强。母亲没走出房间，她害怕这个别离，她的哭泣声已经传出来，拨动我的心。外婆只流着泪，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坐在门边，默默地注视着我，默默地目送我离去